

# 瓷绘霓裳

民国早期时装人物画瓷器

张朋川 张晶



文物出版社

# 瓷绘霓裳

民国早期时装人物画瓷器

文物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瓷绘霓裳：民国早期时装人物画瓷器 / 张朋川，张晶著。—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2002.1  
ISBN 7-5010-1325-X

I . 瓷… II . ①张… ②张… III . ①瓷器 (考古) - 中  
国 - 民国 ②服装 - 历史 - 中国 - 民国  
IV . K876.3 ②TS941 - 0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98377 号

**瓷 绘 霓 裳**

——民国早期时装人物画瓷器

张朋川 张 晶

\*

文 物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 
(北京五四大街 29 号)

http://www.wenwu.com  
E-mail: web@wenwu.com

北京慕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
新 华 书 店 经 销  
965×1270 32 开 印张: 4

2002 年 1 月第一版 2002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 
ISBN 7-5010-1325-X/K·574 定价: 32.00 元





附录四



摄 影 赵广田  
图版说明 张 晶  
张 卉

责任编辑 姚敏苏  
装帧设计 蔡明恕  
责任印制 陈 杰









内涵丰富的民国粉彩时装人物画瓷器

1

民国时装人物画瓷器中的妇女服饰

79

图版索引

115

# 内涵丰富的 民国粉彩时装人物画瓷器

张朋川

## 一、难得的缘分

提起民国时期的瓷器，收藏家们很难打得起精神。一般人印象中的民国瓷器，从内容到题材多半是沿袭清代的，要不就是仿制清代雍正、乾隆等时期的作品。总的来说，民国的瓷器器物造型因循守旧，工艺制作粗率简陋。因此，在厚厚的一本《中国陶瓷史》中，关于民国瓷器只简括地写了一句话：“二十世纪上半叶，瓷业衰败。”那末民国瓷器是否发展甚微而无可称道呢？其实不然，民国瓷器在绘画技法、瓷釉工艺等方面都有所发展，单就描绘时装人物的瓷器来说，就是前所未有的，而且只有在民国初期这一段时间里才集中地出现。由于这种画着时装人物的瓷器是民国初期时代新潮的产物，因此最能表现出民国瓷器绘画题材的特色。转眼间，又是百年，屡经风云变幻，故人去，物易主，留存至今的民国粉彩时装人物画瓷器已经不多，犹如海潮过去在沙滩上筛留的螺壳，兀自在壳腔中回荡着昔时的潮音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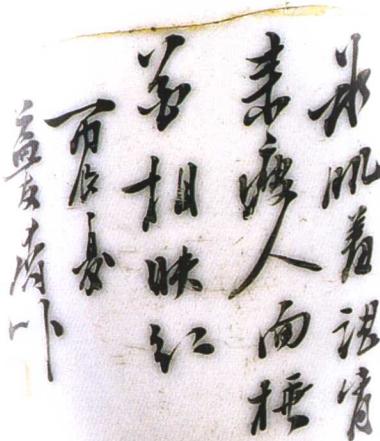
### 1 仕女戏兔纹长颈双耳瓶

丙辰年（1916年，民国五年）

高22、口径8、底径6厘米

芭蕉树下、假山之前，一个挽云髻的女子手握绢帕、折扇，凝望着面前吃草的两只小白兔。她身穿粉红色遮颊高立领斜襟窄袖长衫，蓝色绣花马面裙下金莲微露。瓶肩部饰有两红色铺首小耳。

背面题款“吉羊”。并题诗：“冰肌羞涩宵来瘦，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丙辰夏益友斋作。”底款“益友斋作”。



我第一次见到的一件民国时装人物画瓷器，是无意间在一个文物商店的柜台售品中发现的，在码得满满的清朝末期和民国初期的圆形瓷盘中，闪出一件边缘呈波曲状的叶形瓷片，这种瓷片原是镶在硬木制的屏挂上的，瓷片上画着一位站立的身穿露胳膊和小腿服装的大脚女子，右手持着鲜花，身后映衬着两株花蕾初绽的小树，瓷片左上方题写着“利生工厂”的瓷厂名字（图25）。我请柜主拿出瓷片看了一下，又放回柜中。当时认为这是一件民国时期的瓷片画，在以老字号为荣的国度里，不到百年的物品是称不上古董的，何况这又是一件小型瓷饰片，不入大雅之堂，亦无观赏价值，因此，收则无用。过后，不知怎地，我心里却丢不下这件瓷片画，不住地琢磨，这瓷片画上的女子穿着衣袖到肘、裤仅过膝的时装，在民国早期露出些许胳膊和腿的女性，就会令人刮目相看，被视作摩登女郎。民国瓷器虽多而平庸，但这种画有时装女子的瓷器，以前从未见过。既然“少见”，就理应“多怪”。既然见到了这件别开生面的民国瓷器，又产生了相识相知之感，那就“眼所遇者，莫放过耳”。



我像将遗失掉的重要物品匆匆忙忙地捡了回来。转念间，我的艺术品柜橱中，增添了民国时装人物画瓷器的独特品种。

仍是那个卖给我时装人物画瓷片的文物柜主，又翻找出一件绘着时装人物的六角形瓷片，特意给我留下。从瓷片上手持线装书的妇女的服装来看，衣领略高，衣袖较长，在年代上应比前面所收的瓷片要早（图29）。这使我感觉到民国时装人物画瓷器是在一段时间中发展起来的，并非是个别的偶然现象，值得留意。

促使我下功夫专门搜集民国时装人物画瓷器的念头，却是由一件刷有红漆的大瓷瓶引起的。一天，文物商店的一位朋友和我闲谈，此前我曾托他留意民国时装人物画瓷器，他提到有一件刷上红漆的瓷瓶，从红漆中露出的图画，应该画的是时装人物。我听说后，立即前去观看这件瓷瓶，瓷瓶的上半部被红漆盖满，下半部的红漆略作清除，露出的画面中有一群身穿时装的女子，还有一些人物图像在斑斑驳驳的红漆中若隐若现。但我觉得瓷瓶上用红漆去掩盖的不止是时装女子的图像，在未被清洗的红漆下面，一定还掩盖着尚未被人知晓的秘密。

以我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的亲身经历，使我体会到，瓷器上的红漆是“破四旧”期间刷上去的。那时，

## 2 怀抱稚子图深腹盖罐

丙辰年（1916年、民国五年）

通高27.5、口径8.5、底径13.5厘米

一个梳高髻的妇女怀抱幼子立于厅堂之前，她身穿高立领绣花长衫，下穿黑色马面裙。身后一个男童牵拉着母亲的衣衫，男童头戴黄色贝雷帽，身穿蓝色毛背心。抱婴妇女正在和一梳长辫、着花坎肩的婢女说话，两人手势生动。婢女身后一女子手托花盘，身穿高领绿格纹长衫，下着黑色马面裙，梳着东洋式发髻。身后窗棂开敞，铁栏围绕着树木葱茏的花园。

背面题：“春风脸比桃花浓，晓雾眉分柳柔长。时属丙辰之夏月书于昌江松林阁，洪步余写。”



我母亲独自一人住在北京中南海西边的一个小胡同里，那是红卫兵“西城纠察队”抄家最猛烈的地段。有一户近邻就被抄了家。我母亲哪经得住这等惊怕，将家中藏的名人字画一把火烧光。通过我家的遭遇可以联想到，这件瓷器和它的主人在这期间也遭受和面临着很大的变故，瓷瓶上一定画着当时极为犯忌的图像，可是瓷瓶的主人一定很珍爱这件瓷瓶，也许这瓷瓶和他生命中某一段重要时光联系在一起，因此珍惜如命，舍不得毁掉，于是用当时刷标语的红漆把瓷瓶涂盖得严严实实。我不愿再往下想，买了瓷瓶就走。

回到家，我用香蕉水慢慢地洗刷瓷瓶上的油漆，随着瓷瓶上的油漆被洗掉一寸，我的惊喜就增加了一分。逐步看清了瓶腹的正面画着一组人物，有六个站立的各有不同姿态的女子，有的还抱着或牵领着小孩，围着坐在椅上拉手风琴的女子。手风琴不大，像一本厚书，两侧有可容进四指的把套，分外小巧。拉手风琴的女子穿着时髦的高领衣，梳的是流行的高髻，拉的是从西洋进来的手风琴，演奏的也可能是西洋的乐曲，这样的女子在当时可以称得上新潮人物。

### 3 执伞夏归图长颈对瓶（2件）

丁巳年（1917年，民国六年）

高27.5、口径9、底径9.5厘米

夕阳西下，三丽人盛装游玩归来。高挑个头的女子一手提着黄色西式小包，撑着黑色洋伞；顶梳高云髻，脑后别红花；高立领紧贴双颊，绿色点花上衣两侧开衩，领、袖口露出红色夹衣；翠色绣花长裙下露出尖尖的小足。另两女子拈花携杖，相互扶持。二人均留细碎刘海，着高领锦绣上衣，露内夹衣。一个穿蓝色方格裤，另一个穿黑色绣红花马面裙。身后垂柳假山，小桥流水。两瓶纹饰内容相同，构图相对。

背面题款：“吉祥。卫生执柄洋绸伞，护爱花容掩太阳。丁巳夏余创作。”

